

協商貨幣： 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的動態貨幣界面*

郭佩宜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所羅門群島的 Langalanga 人幾世紀以來持續製作貝珠錢 (*bata*)，並以之進行區域貿易。貝珠錢是 Langalanga 人日常生活、進行貿易和參與國家經濟的重要流動之物，具有深厚的文化與社會意義。Langalanga 人長期面對多重貨幣交會，包括各式地方貨幣在區域貿易中的混雜使用、歐洲貨幣與短時貨幣（煙草等）的進入，以及國家貨幣的發行，這些貨幣與貝珠錢形成彼此交纏的界面。本文探討從殖民歷史到國家貨幣興起這一個多世紀以來，Langalanga 人在不同時期如何理解與使用多重貨幣，進而重新思考「貨幣」是什麼。相較過往著重貨幣的靜態功能性定義，筆者主張貨幣是一種在實踐中不斷進行動態協商的過程；貨幣具有協商性、界面性與動態性的特質，這些是前人研究者較少系統論述的面向。透過貨幣界面的動態協商觀點，本文分析歐洲貨幣和煙草在殖民時期歷經的貨幣化 (monetization) 過程，而貝珠錢則經歷了去貨幣化 (demonetization) 與再貨幣化 (remonetization) 的過程。

關鍵詞：貨幣，貝珠錢，貿易，美拉尼西亞，所羅門群島

* 筆者首要感謝 Langalanga 朋友們多年來的協助，尤其是 Silas Waletofea 和 Rarasu 長期協助筆者學習貝珠錢知識。本文書寫過程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就文章結構與論點惠賜詳細修改建議；王宏仁、馮涵棟與其他參與跨國主義書寫計畫的友人就初稿提供意見，謹此致謝。此外也感謝 Guido Sprenger 共同討論研究課題；林育生、蔡馨儀、尤美琪協助書目整理和文稿潤飾；黃維晨協助繪圖與照片處理。本研究經費受惠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亞太研究中心「地方貨幣與國家貨幣的相遇與糾纏：所羅門群島貝珠錢的歷史人類學研究」（2003）、「地方領導權與殖民歷史：反思美拉尼西亞『big man』類型與權力」（2005-2006），以及國科會「交換網絡、殖民接觸與『Langalanga 族』的興起：所羅門群島 Malaita 島西岸的人群移動與分類（1600-2000 AD）」（2005-2008）計畫之補助。

前言：「貝珠錢是不是貨幣？」

所羅門群島的 Langalanga 人稱呼他們製作並使用的貝珠編串物（圖1、2）為 *bata*，也常以英文或洋涇濱的說法，稱之為 “shell money”（以下筆者翻譯為貝珠錢）。在當地觀光局印製的廣告中，亦使用 “shell money” 來描述其用途。從19世紀後半的歐洲人見聞記錄（Woodford 1889），或20世紀初英國殖民官員的報告中，也普遍將這些流通於區域內的貝珠成品稱為 “shell money”。

然而，貝珠錢真的是「錢」嗎？圖1 那串 *tafuliae*，是 Langalanga 人認為價值最高的一類 *bata*，離開了所羅門群島，還能被視為可資流通的貨幣嗎？“shell money” 是否只是早期歐洲人的錯誤翻譯，而被當地居民、行政官僚以及



圖1 *tafulia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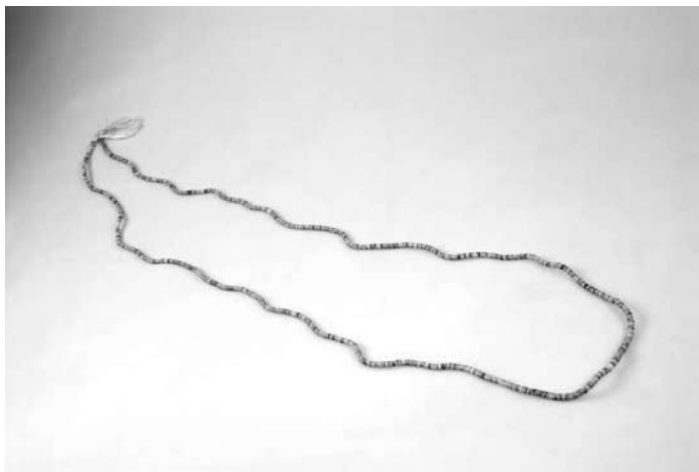


圖2 *safi*

部分人類學者沿用至今？我們要如何決定貝珠錢是不是貨幣？在哪些標準上，它可以被稱之為貨幣？

此類地方「貨幣」挑戰了經濟學家對貨幣的定義，有些學者將之歸類為「原始貨幣」(primitive money)，以和當代國家發行的紙鈔銅板有所區隔，倘若放寬對貨幣的定義，貝珠錢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貨幣。讓我們換個角度來思考，在西方思潮脈絡下往往會問：「貝珠錢（或其他地方貨幣）是否為貨幣？」，絕大多數20世紀前期的文獻爭論，也常環繞於這個議題。但論者卻常忘了反問，西方的「貨幣」（無論是否為國家發行）究竟是不是貨幣？如果從歐洲貨幣進入大洋洲初期的歷史來看，有一段時期，它們並不被當地人認可為「貨幣」，因為紙鈔和金屬錢幣就當地文化的觀點而言，是沒有價值的。歐洲錢幣當時也不符合「交易媒介物」的基本條件，離開了歐洲，就成為毫無用武之地的廢紙廢鐵，這和貝珠錢離開所羅門島域即不被當成貨幣使用，情況可說是十分類似。各式交易媒介物——無論是貝珠、銅板或紙鈔——被認可為貨幣的過程，實乃「何謂貨幣」的關鍵。

本文將溯源 Langalanga 人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歷史進程，探索不同時期貝珠錢以及其他「貨幣」如何被理解與使用，重新思考「貨幣」是什麼，且其具有哪些特質。從 Langalanga 歷史與當代民族誌的例子，筆者主張貨幣是一種在實踐中不斷進行動態協商的過程；相較過往著重貨幣的靜態功能性定義，本文強調貨幣具有協商性、界面性與動態性的特質，這些是先前研究者較少系統論述的面向。本文指出：過往貨幣研究往往落入「同時限概念框架」的窠臼，透過歷史化的研究和著重多重行動者觀點的分析，才能更加貼近社會事實。

一、貨幣：協商出來的交易媒介

社會科學關於貨幣／錢的討論非常豐富，到底「貨幣」是什麼？類似 Langalanga 貝珠錢的珍品 (valuable) 算不算「貨幣」？「貨幣」的特性為何？與社會、文化和經濟的關係是什麼？這是個陳年議題，不同學者強調的面向也各有差異。

(一) 貨幣的定義問題

Hingston Quiggin (1949) 追溯 19 世紀末到 1930 年代關於貨幣的討論，較主流的論點（如 Richard C. Temple; Georg Thilenius）多半由貨幣在社會中逐步演化的觀點出發——從以物易物（barter）、到交易媒介物的出現，乃至於媒介物更進而變成無實用價值，只單純作為代幣（token）的三階段——來區分定義錢或貨幣（同上引：1-3）。Quiggin 採取三項功能性指標來定義“money”：被認可的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價值標準（standard of value）與財富象徵（symbol of wealth）（同上引：4）。早期學者對錢或貨幣常採取功能性定義，除這三項常見的指標，還有延緩付款的標準（standard of deferred payment）、計算單位（unit of account, common denominator）等。¹

人類學者 Bronislaw Malinowski、Raymond Firth 等人也採用類似的定義來論述 Trobriand 和 Tikopia 島是否有貨幣，此種方式受到如 George Dalton 等學者的批評，認為其作法不啻於以西方近代貨幣作為標準範式，來界定其他可能的貨幣形式（Dalton 1965: 44-45）。有些學者如 Paul Einzig 則為了納入不同類型的非當代西方貨幣（他稱為原始貨幣“primitive money”），對貨幣重新賦予不同的定義（Einzig 1948: 319-339）。為了去除西方中心的預設，他主張以「合理程度的一致性標準（a reasonable degree to some standard of uniformity）」，和被該社群認可（reckoning）作為付款之用（employed..... for making payment）（同上引：326），作為定義貨幣時主要的基本原則。

此外，貨幣的特質也常被拿來作為定義的標準，例如 Stanley Jevons (1875) 列舉的七項指標——實用性與價值（utility & value）、可攜帶性（porta-

1 這些學者有時也區分「錢」（money）與「貨幣」（currency）的差異。由於大部分文獻的使用極不統一，本文不將重點放在討論這樣的區辨，僅在此摘述幾套區別標準。例如 Richard C. Temple 將交易媒介物是否僅為不具實用價值的 token，作為區分 currency 和 money 的標準（Quiggin 1949: 1），Quiggin 將符合其三項功能指標定義者稱為 money，缺一則為 currency（同上引：4）。Paul Einzig 則是將 currency 視為一種特殊的 money，指的是“current money..... actually in physical circulation”（1948: 327）。Gustav Peebles 則提出截然不同的區隔，「貨幣」在他的定義下，是指“a given group's attempt to represent and thereby control money within a certain sphere; by representing money, it allows money to descend from its abstract heights and play a role in the real world.”（2002: 21-22）。

bility)、難損性 (indestructibility)、同質性 (homogeneity)、可分割性 (divisibility)、價值穩定性 (stability of value) 和認可性 (cognizability)。²同樣的，這些原則也多半以西方貨幣作為取法依歸的模型，它究竟是否可被視為貨幣的必要條件，仍有待商榷 (Einzig 1948: 330-335; Dalton 1965: 59)。

Dalton (1965) 並且指出，要尋求一個可同時適用於西方和非西方的貨幣定義極為困難，原因在於兩者的社會經濟性質截然不同，對應的貨幣定義自然也有所差異。延續 Karl Polanyi 理論的學者如 Dalton (1965)、Bohannon (1955, 1959) 等人認為，在西方的市場經濟結構中，貨幣經常類屬於「全方位貨幣」(all purpose money)，最常被舉出的定義包括(商業的)交易媒介、計價的單位或價值的衡量、價值儲存、延緩付款的標準等功能性指標。而以禮物經濟 (gift economy) 為主，或只有邊緣市場的社會，則多半使用「特殊貨幣」(special purpose money)，未必符合全方位貨幣的所有功能，且貨幣的使用往往鑲嵌在其社會關係之中。貨幣沒有可資定義的本質 (definable essence)，因為社會經濟體系不同，其特質也就各有不同 (Dalton 1965: 61-62)。

(二) 貨幣的內在特質

在形式論與實質論的爭辯暫歇之後，人類學界對貨幣的定義討論漸有沉寂之勢，另一波重要的發展，則著力於關注全方位貨幣的內在特質，以及貨幣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從亞里斯多德以來，早期西方學者的論述中，常常認為貨幣具有毀滅性和同質化的力量等內在特質，其中一項很重要的概念，是 Karl Marx、Max Weber 和 Georg Simmel 等人都曾強調的共量性 (commensurability) (Maurer 2006: 16)。共量性被認為是貨幣特殊的性質，使它能橫跨並客體化各範疇(如物、勞力、關係等)，且以其通用性標準，轉化來自不同範疇的價值，因此具有強大的力量——或如 Karl Marx 所主張，貨幣會造成道德墮落以及對勞工的剝削，或如 Georg Simmel 所提出的看法，認為它得以讓人從社會關係中解放出來。

2 引自 Einzig 1948: 330。

挑戰此類論述最重要的著作為 Jonathan Parry & Maurice Bloch 合編的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1989)。他們認為貨幣的共量性及其毀滅力量乃西方概念的產物，而非舉世皆然，貨幣並無其內在本質和影響力 (intrinsic power)，貨幣究竟如何被當地人所理解與使用，以及它如何影響該社會，必須放在其所置身的個別文化和歷史脈絡下來予以探究。例如馬達加斯加的 Imerina 人對貨幣的想法，與上述西方概念下所賦予的道德標籤不同，錢對他們而言多半是中性的，但是當錢被用於當地文化中最重視的祭儀類型（如祖墳和二次喪禮等，和祖先連結有關者），則被視為是道德的 (Bloch 1989)。當法國殖民馬達加斯加，以法國貨幣取代原先當地流通的銀幣時，當地文化的象徵體系也影響了他們看待貨幣轉換的方式，前者依舊是中性的工具，後者則成為祖傳物的一環而帶有神聖性。文化影響人們如何看待貨幣，貨幣的象徵意涵不能只由其功能性入手推論，它與整體文化的概念息息相關，即使在同一文化中也擁不同意涵，可以不斷被重新協商 (re-negotiated) (Bloch & Parry 1989: 19-23)。

社會學家 Viviana Zelizer (1994) 則認為社會科學對貨幣的主流論述有幾項值得商榷的假設，包括將貨幣視為「同質 (homogeneous)、可無窮分割 (infinitely divisible)」，只有量的差異而無質的不同 (同上引: 11)，因此具有可替換性 (fungible) 與非個人性 (impersonal) (同上引: 18)，也進而可以穿透不同社會範疇的邊界。然而在真實世界卻並非如此，貨幣深受文化與社會的影響和制約，人們創造出對多元貨幣，以及對貨幣的多重利用與想像，它與社會關係網絡密切相連 (同上引: 18-25)，因此我們不能忽視行動者在貨幣使用中的個別詮釋與差異性操作。

(三) 全方位貨幣引起的「鉅變」

Parry & Bloch (1989) 及 Zelizer (1994) 分別從文化和社會的角度，指出貨幣的脈絡性。另一個相關的研究場域，則探究西方與非西方的接觸歷史中，傳統 / 地方貨幣與西方貨幣的交會，尤其是全方位貨幣所引起的社會變遷，過去已經有許多文獻積累。早期的研究著重於外來貨幣對當地經濟、傳統交換體系，乃至於社會制度的衝擊，包括 Paul Bohannan (1955, 1959) 分析 Tiv 經濟的交換範疇 (spheres of exchange)，被全方位貨幣穿透所引起的社會關係

和階序改變，即是其中一例。此外，學者也紛紛關注地方貨幣因殖民經驗而造成通貨膨脹 (inflation)，甚或被西方貨幣取代的現象。例如 Andrew Strathern (1978) 在新幾內亞 Hagen 高地的研究發現，當殖民者大量進口原本難以取得的珍品「珍珠貝」(pearl shell)，造成珍珠貝貶值後，Hagen 人漸次在交換儀式 *moka* 中，放棄以珍珠貝作為交換物，而改用外來貨幣。Daniel Miller (1978) 則發現在所羅門群島的 New Georgia 地區，原本以貝環作為交換媒介，貝環的珍貴性更因其文化意義——具有消滅衝突的功能——而得以突顯。在殖民力量介入，禁止當地的獵頭戰事之後，貝環也喪失其在文化脈絡中的重要意義，因而退出交換場域。

有些學者認為，此類研究或多或少對 Karl Polanyi 的「鉅變說」(Great transformations)，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應，他們也同時指出隱含其中的演化序列(從「以物易物」、「特殊貨幣」到「全方位貨幣」)，以及西方 / 非西方的二元對立觀點 (Maurer 2006)。許多研究已經批評，此種推論並非出於必然，包括上述三種交換關係是可以同時並存的、當代也有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 (Humphrey & Hugh-Jones 1992)。此外，全方位貨幣進入後所造成的影響，未必如 Paul Bohannon 所描述，呈現單向且由上往下的穿透其他交換範疇，地方對貨幣、交換、珍品所抱持的概念扮演重要角色，在貨幣界面中重新連結轉化。例如 Christopher Healey (1985) 發現在新幾內亞高地，傳統貿易與交換在西方貨幣進入後仍持續進行，當地居民雖然也使用外來貨幣，但外來貨幣具有雙重性 (duality)：一方面作為貨幣，是交易的媒介；另一方面又具有珍品 (valuable) 的性質，可以在以物易物的交換過程中，與豬和貝殼等傳統珍品，被視為隸屬於同一範疇。紙鈔尤其被賦予其個別性，每張紙鈔上面都書寫所有者的名字，它被當成是一項珍品。此類研究重量級的代表作，是 David Akin 和 Joel Robbins 所主編的 *Money and Modernity* (1999)，他們發現美拉尼西亞諸多社會在面對長年殖民力量的進駐後，仍持續進行區域貿易，外來貨幣未必能進入某些儀式性交換的場域，或即使得以進入，當地人也會透過原有文化脈絡加以轉化。此種論述最大的貢獻，在於著重討論當地人面對外來貨幣系統時，所展現出的高度主體性，以及行動者如何以當地文化脈絡來理解與使用貨幣，從而展現出區域文化的獨特性。

(四) 貨幣的協商性與界面性

從上述貨幣研究的文獻回顧，參照 Langalanga 貝珠錢的民族誌，筆者認為可以針對以下幾點作進一步的思考與深論。首先是貨幣如何定義的問題，有些定義主要關注其物質要件（如便於攜帶等）；的確，某些物質性的面向讓特別的物品較易被接受為「貨幣」（例如貝珠錢即符合多項指標），但這些指標並非充要條件。早期對貨幣定義所列舉的項目，往往偏向靜態功能性的指標，但為了不被西方當代貨幣的框架所限，晚期學者多半會避免過於限定性的狹隘定義。

例如 Robbins & Akin (1999) 從 Melanesia 的民族誌出發，強調兩項貨幣的特質——作為「交易媒介」以及不可消費性 (non-consumable)。筆者相當認同前一說法，亦即相對於其他珍品 (valuables) 而言，貨幣往往被使用作為交易媒介物；當代 Langalanga 人也指出這是貝珠錢的主要功能。但貨幣是否具有「不可消費性」，若以貝珠錢為例的話，則此中尚有許多灰色地帶與模糊空間。因為作為交換媒介物時，貝珠錢的確具有「不可消費性」，然而貝珠錢也同時具備雙重性——除了作為交換媒介以外，也可以作為手工藝品或裝飾品 (Guo n.d.; Graeber 1996)，後者則或可被視為具有「可消費性」。Robbins & Akin (1999: 4-5) 認為展示用的貝珠錢不具有「可消費性」，筆者對此一說法持保留態度。³

另一個論述的參照點，則是來自於 Paul Einzig 的說法，他從「非西方觀點」的角度出發，為貨幣制訂更為寬廣的定義，歸納其著重點則在於「可作為付款 (payment)」和「被該社群認可」兩個面向。前者其實涉及兩個層次——即貨幣做為「交易媒介物」，以及「貨幣被賦予價值」，且可在未來換取其他等價物品 / 勞力 / 服務，貨幣的價值與當地文化、政經脈絡密不可分。Keith Hart (1986) 在其充滿洞見的文章 “Heads or Tails? Two Sides of the Coin” 中指出，歐洲與貨幣理論相關的兩大論述系統（金屬本位 Metallism / 國家本位 Chartalism），其爭辯的核心在於將貨幣視為商品亦或代幣，他直陳這類的看法，反映

3 請見 Guo (n.d.) 的討論。

了貨幣價值交錯的兩面性——市場和政治力量。但這兩者作為價值的決定機制，其實並非彼此對立互斥的，我們需要討論的是存在其間的互動關係。

Paul Einzig 貨幣定義中的另一項要素，是「被該社群認可」。他的論述觀點可上溯 Alfred Marshall 和 Knut Wicksell 兩位學者：Marshall 認為被視為貨幣之物，在用以支付貨品或服務時，接受者必須沒有懷疑或特別詢問；以及 Wicksell 主張貨幣作為交換媒介時，必須被使用者慣習 (habitually) 且毫不猶疑的全然認可 (Einzig 1948: 325)。Einzig 更進一步加以分析，他認為此種觀點涉及以下兩大基本要件：使用此媒介物不會因使用者身分而被質疑，以及不需再經協議即可被眾人所認同接受。在原始貨幣中前者不是問題，後者則不成立，因為「選擇或者接受貨幣，是協商出來的」(the choice or acceptance of the currency is a matter of negotiation) (同上引：325)。他隨後更進一步指出：「被足夠社群成員接受作為貨幣」的這個面向，常被研究者視為理所當然而略之不論 (同上引：335)。筆者非常同意他的看法，此種概念強調行動者作為一個施為者的能動性，亦即何者被接納為貨幣 (還有貨幣價值的認定)，是來自行動者的主觀認知以及互動協商。交易雙方認為自己是在以物易物還是使用貨幣，可能存在著某種認知上的落差 (Quiggin 1949: 2; Humphrey & Hugh-Jones 1992)。行動者對於「什麼是貨幣」可以有不同的認知，需要透過相互協商才能確立。然而 Paul Einzig 的洞見長期以來受到冷落，貨幣的協商性甚少有系統性的討論，即使是 Einzig，也只是草草幾語帶過即未再深論。

若從協商性的角度來看待貨幣，我們對全方位貨幣的概念也需重新思考。何者可成為全方位貨幣？其實也是透過動態的協商，才被行動者接納成為「貨幣」，才可「穿透」Paul Bohannon 所指稱的交易範疇。另一方面，共量性被認為是貨幣穿透性的特質，可引發社會轉變。然而要取得共量性也需各方行動者的認可，依舊牽涉到彼此斡旋協商的過程。

在 Paul Einzig 的定義中，考慮貨幣需受到社會人群的認可時，其實還是將貨幣置放在「有疆界的原始社會」中，此種說法無疑有點過時。人群的接觸與互動是人類歷史的常態，尤其是人群之間的貿易往來，更是普見於全球各地的重要社會經濟活動。即便在個別人群內對於何者為貨幣已然取得公認，但在不同人群進行貿易時，何者可被雙邊認可為貨幣，其實也是十分重要的議題。相較於單一群體內部，其交易所使用的貨幣往往較具同質性，在貨幣交會的界面

中，我們特別能看到貨幣在實踐中來回協商與獲得認可的接受過程；而透過拉長歷史向度的研究，我們也能看到貨幣的「隨時而易」，進而察覺貨幣界面的動態性。

Jane Guyer (1995, 2004) 在西非的研究，對於貨幣界面性的探討極具啟發性。她指出非洲的貨幣經驗並非如Karl Polanyi 所說的「鉅變」——從「原始」到「現代」的貨幣體系。非洲轉變的過程非簡單直線型，而是多重而混雜，多重貨幣型態在各時期相互並陳，且處於隨時而易的動態變化歷程。她將貨幣與貨幣之間的互動稱為「貨幣界面」(currency interface)，⁴並認為貨幣界面的不穩定性，是非洲貨幣現象的特色 (Guyer 1995: 5)。貿易從A到B到C的過程，每個邊界都要重新協商使用何種貨幣，並且可能允許多種貨幣同時存在 (Guyer 2004: 47)。

在大洋洲亦然，幾世紀以來一直面臨多元貨幣與多重貨幣界面的情況。筆者要特別指出，在與西方貨幣交會前，傳統貨幣之間其實也有許多彼此協商的情況，這也是貨幣的「界面性」。舉凡從殖民歷史、民族國家建立到當代的跨國金融市場，貨幣界面都是重要議題。它除了在上述西方 / 非西方接觸史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之外，同時也是當代社會中常見的現象。例如現代國際金融市場的外匯買賣、俄羅斯 (Lemon 1998; Rogers 2005)、以色列 (Dominguez 1990) 和薩爾瓦多 (Pedersen 2002) 等國家，在國家貨幣不斷貶值的過程中出現美金熱的現象等，在在都牽涉到行動者在各種跨國貨幣之間的界面協商。

本文以較為寬鬆的定義——合理程度下被接受之日常生活交易媒介物——來看待貨幣，人類歷史中任何貨幣的使用一定會有「邊界」的問題，因此其內嵌了「界面性」的維度，且這些不斷協商的貨幣界面顯然也是變動不居的。那麼，隱含其後的決定性主導因素為何？筆者認為其一是交易雙方（甚至多方）的權力關係，此外則是雙方文化中對貨幣、交換關係和價值意義的理解 (Akin & Robbins 1999; Parry & Bloch 1989)；而且這兩者也可能因為某階段貨幣界面的協商結果而有所轉化。此處牽涉到貨幣界面中「價值的轉譯」(conversion of

4 本文討論貨幣界面 (currency interface)，"interface" 在中文有時翻譯為「界面」，有時為「介面」。本文主要處理不同貨幣體系接觸時的 "interface"，重點是兩者（或多者）交界處的權力協商和變動，故譯為「界面」。若譯為「介面」則偏向意指貨幣做為交易的媒介，較非本文的重點。

value)，包括貨幣道德價值的詮釋、貨幣背後價值系統的衡量、等價 (equivalence) 的概念與操作，以及轉譯過程中的度量衡系統與計數 (enumeration)。筆者認為這方面的討論，需要如 Bloch & Parry (1989) 所言，從交易的整體性 (totality of transactions) 來作進一步的探究，而非僅分析與貨幣有關的交換過程。本文的主旨乃在於指出貨幣所內含的協商性、界面性和動態性。換句話說，我們在界面中會看到某項交易媒介物先成為「貨幣」(筆者稱為貨幣化 monetization)、隨後不再被視為貨幣 (去貨幣化 demonetization)，或者重新被認可和使用為貨幣 (再貨幣化 remonetization) 的過程，而這些過程背後所牽涉的價值轉譯，未來將再另文處理。⁵

(五) Langalanga 貝珠錢研究

關於 Langalanga 貝珠錢的研究，先前有 Matthew Cooper (1971) 分析其經濟生產效益，主張在人造島嶼的環境下，相較於捕魚等收入，貝珠錢工業雖然是一項可行的經濟策略，但終將因市場經濟擴大而被迫萎縮。John Connell (1977) 則討論為何 Langalanga 貝珠錢不但未如 Cooper 所預言的在 1970 年代衰落，反而更加興旺，其根本原因乃在於新開發的 Bougainville 市場。然而 Bougainville 市場在 1980 年代末因戰亂而乍然關閉，Langalanga 貝珠錢卻依然生機蓬勃，未見消滅之勢，筆者認為我們必須理解貝珠錢在經濟之外的社會文化意涵，才能解釋其在當代社會的角色轉化。

筆者近年來以 Langalanga 貝珠錢作為研究課題，發表數篇已出版或審查中的相關論文。其中 “From Currency to Agency: Shell Money in Contemporary Langalanga, Solomon Islands” (Guo 2006) 探討貨幣與道德價值，以及貝珠錢作為在地居民主體性的實踐；“Money or Craft?: Materiality and Mobility of Langalanga Shell Valuables in Melanesia” (Guo n.d.) 透過貝珠錢的物質性 (materiality) 與流動性 (mobility)，探討其往返於貨幣和工藝品之間的雙重角色；〈跨國，跨貨幣：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跨國貿易經驗的歷史初探〉(即將出版)，探討新近的跨國貝珠錢貿易，貝珠錢與「國家」建構的關係，以及

5 價值轉譯牽涉許多不同的論述層次，也需要更多歷史和民族誌材料的支撐，才能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全新觀點。筆者目前正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以深化這個議題的研究。

透過跨國貿易形成的多重貨幣空間。其他與貝珠錢相關的論文，還有〈比較與人類學知識建構——以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聘禮交換儀式為例〉，論及貝珠錢在聘禮儀式中的角色 (Guo 2004a)，以及〈展演製作：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的物觀與貝珠錢製作展演〉 (Guo 2004b)，透過觀光場域的貝珠錢製作展演，討論 Langalanga 物觀中重視行動者的價值觀。

前述論文主要以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的當代現象作為分析素材，⁶本文則拉長研究時限，含括一百多年來的貨幣轉變，使用文獻、口傳與田野觀察的資料。在理論上，本文透過 Langalanga 人的多重貨幣經驗，論證貨幣的界面性、協商性與動態性等特質。以下首先概述 Langalanga 貝珠錢的文化與社會意義，以及它在當代社會流通的情形。接下來分析多重貨幣界面 (currency interface) 的過程，材料包括歷史記錄與當代現象，分成以下三個階段性案例來加以探討：(1) 19 世紀後半與歐洲人接觸初期時的貨幣界面；(2) 20 世紀殖民時期 (~1978) 的貨幣界面；(3) 當代國家貨幣——所羅門元 (Solomon Dollar) 與貝珠錢的貨幣界面。⁷文中也將同時處理殖民貨幣、國家貨幣和地方貨幣之間的複雜關係，筆者認為這些關係必須置放在百年來的歷史脈絡下討論，才能理解其概念與行動的深層意義。本文也藉由貨幣界面動態協商的觀點，分析歐洲貨幣和煙草在殖民時期歷經的「貨幣化」過程，而貝珠錢則經歷了「去貨幣化」與「再貨幣化」的過程。

二、Langalanga 貝珠錢的社會文化脈絡

美拉尼西亞文化紛雜，不同種類的傳統貨幣同時流通並用。例如 Santa Cruz 的羽毛錢 (Davenport 1962)、所羅門群島西部的蚌環與圓柱錢 (Einzig 1948: 67-72; Scheffler 1965: 200)，以及狗牙與海豚牙等 (Woodford 1889;

6 Guo (即將出版) 除外，該篇論文也同時處理不同時期的國家想像，和貨幣間的力量競爭與拮抗關係。

7 最新的貨幣界面包括與各類外幣的關係，尤其發生在當代跨國貝珠錢的貿易情境，請參見 Guo (即將出版)。

London 1915; Hopkin 1928)。然而最普遍的還是由貝珠串成的貝珠錢，有時也與其他材料混搭（例如較大的貝片、狗牙、海豚牙、龜殼等），根據地方喜好設計為不同樣式。貝珠錢的分布範圍很廣，從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到萬納度（Vanuatu）的島嶼鍊上都很常見。⁸筆者近年來研究所羅門群島的 Langalanga 人，即是區域內傳統貨幣貝珠錢（bata）的製造者之一。區域內幾個貝珠錢生產中心在殖民貨幣引進後，多已中止生產，Langalanga 是今日所羅門群島中，唯一仍製造貝珠錢以供區域流通的群體。

貝珠錢（或類似珍品）的文化意義一直是美拉尼西亞關於「交換」範疇的研究核心（Akin & Robbins 1999; Breton 2000; J. Weiner 1988; A. Weiner 1992）。除了經濟策略外，貝珠錢在 Langalanga 的特殊社會與文化意義，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予以探究。

（一）貝珠錢作為 Langalanga 的發展核心

貝珠錢是 Langalanga 語族（Wala 人）獨家的工業……自從約一千年前 Aramalau / Sulimanu / Surimanu 領導的「Wala 帝國」（Wala Empire）就開始製造貝珠錢（*akwala'afu* 或 *tafuliae*）和相關產品。Aramalau 下令，貝珠錢將作為解決糾紛、終止血仇之用，也作為便利各式交易的媒介。（APEX 2003: 6-7（Langalanga 選區發展組織 APEX 之社區發展計畫書））

Langalanga 礁湖（Langalanga Lagoon）位於所羅門群島的 Malaita 島西岸（圖3），總長約19公里，居住於該處海岸聚落或小島上的群體，發展出獨特的在地語言和文化。Langalanga 的經濟生計大多仰賴農業、捕魚和工資所得，此

8 請見 Einzig (1948) 和 Quiggin (1949)，相似的貝珠錢類型可以在大洋洲各島群上發現。例如巴布亞新幾內亞沿岸的幾個大島和鄰近區域（包括 Bougainville、New Ireland、New Britain、Massim 區域等）、萬納度（Vanuatu）、部分斐濟群島，甚至更往東的庫克群島都有類似珍品。在所羅門群島，亦見於 Nggela 的考古遺址（Rukia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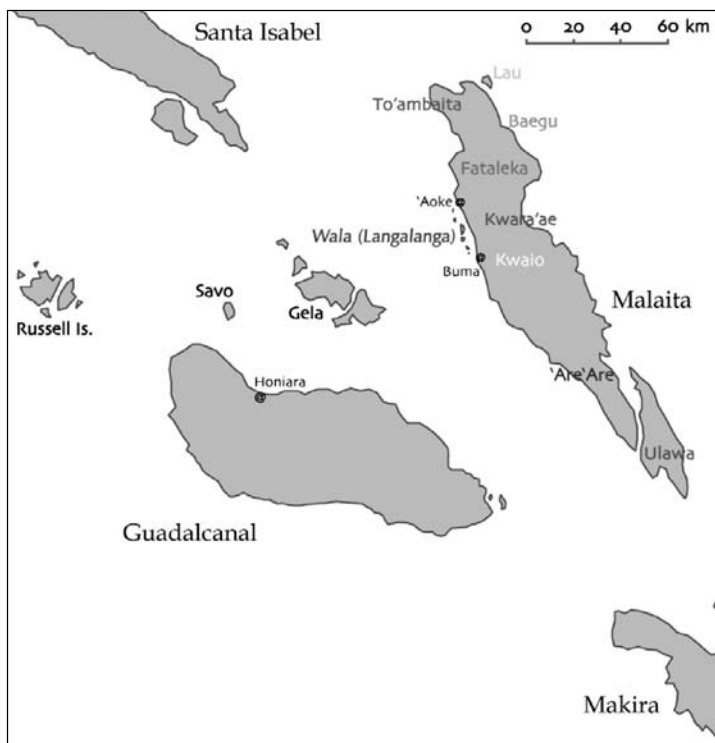


圖3 所羅門群島中部與Langalange地區

外也不乏擁有自己商店、巴士和船隻的商人。然而該族十幾代以來維持生計最典型和基礎的策略，則是貝珠錢的製作與貿易。

由於礁湖的土地面積狹小，缺乏捕魚之外可供營生的物資，因此 Langalanga 人高度仰賴貿易的往來，傳統上以他們自己製作的貝珠錢作為交換的媒介。從幾個世代前開始，山邊和海邊的群體間就有頻繁規律的市集，也是 Langalanga 人日常貿易的平臺，⁹但 Langalanga 人是長期的貿易老手，他們更進一步遠途航行到其他島嶼做生意，以自己製作的貝珠錢籌措慶典所需之食物。在歐洲的貨幣引入之前，小的貝珠串、海豚牙、狗牙等在某些地區，被用來購買農產品，價值高者則用於較大型的交易（例如獨木舟、豬），此外也用於土地交易。除日常交易之外，大串的貝珠也用於聘禮、賠償、喪禮交換等場合，此外貝珠也廣泛在區域內被製作成個人裝飾品，包括項鍊、頭飾、臂飾等。

9 亦參見 Norden (1926) 和 Dickson (1927)。

從歷史傳說的角度來看，Langalanga 人的族群和文化興起，與貝珠錢技術的傳入息息相關。在常見的傳說版本中，一名女性獨自由 Guadalcanal 漂流而來，被恰好來到海邊的男子發現，帶回山上聚落居住。該女子帶來了製作貝珠錢的技術和靈力，但由於在山上不便製作，於是遷居到岸邊，隨後更進一步移居到小島上。在此傳說中，中部礁湖在此女子遷居前並無人居住，因此貝珠錢製作成為 Langalanga 中部系統創始的主因。Langalanga 一直有 “*Saena i Wala e saena i bata*” 的說法，¹⁰ 亦即「Wala 語就是貝珠錢語言」。這句話所表達的原始意涵，與貝珠錢在族群和文化形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密切相關。

更重要的是，在創始氏族移入之後，貝珠錢緊接著吸引了許多人由各方遷徙來此礁湖。根據當地文化的解釋，那是因為貝珠錢具有特殊的力量 *tatauna*，將人從不同地方集合過來，即使從遠處 (*tatau*) 也會為它而來，因為它是 *okana* (something good)，能促成社會再生產。另一說是 *tatalona*，*talo* 指的是打鼓時的聲音傳播，貝珠錢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就如同鼓聲一般可以傳得很遠，會吸引他人前來。在常見的敘事中，報導人都會提及貝珠錢吸引來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具有特殊能力的人，他們貢獻各自的技術與巫術，包括農業、天氣、造船與貝珠錢製作等知識，對於 Langalanga 的繁榮發展十分重要，使得 Langalanga 成為區域內的新興勢力。許多不同來源的人群，因為受到貝珠錢吸引而移居這個礁湖的敘事，形成在地的主流史觀，也顯示了貝珠錢對 Langalanga 文化與族群認同的重要性。

從前引 APEX 協會的論述可以看出，他們主張貝珠錢是 Langalanga 人得以成為「帝國」的主因，貝珠錢最重要的兩項功能，就是「維繫社會再生產與創造和平」，以及「作為交易媒介」。

(二) 再生產與創造和平的力量

貝珠錢在美拉尼西亞被廣泛使用於聘禮交換¹¹、和解與賠償。*tafuliae* 形式 (圖1) 的貝珠錢最常作為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儀式轉化。貝以其再生產與生育

10 “Wala” 是當地人的傳統自稱，但自從殖民時期使用 “Langalanga” 來稱呼後，近年來兩者一直是互通使用。

11 關於聘禮交換儀式的敘述與分析，請見筆者 (2004a) 的文章。

力而廣為人知，而 *tafuliae* 尾端的紅色樹葉 / 布條，則以顏色作為其生命力與生命本質（血）的象徵。¹² 透過貝珠錢作為聘禮，女方親戚得以平息離失一名成員的憤怒，血的隱喻性流動也創造了雙方新的親屬關係。貝珠錢在調解儀式及賠償過程中也十分重要，當暴力行為導致流血死亡，或是私奔以及嚴重污辱的情況下，在賠償（*firita*）或和解儀式（*kwate fae liu*）中，雙方必須交換貝珠錢，以 *tafuliae* 上的紅色貝珠和布條象徵血（及血債血還），來維持和平並阻止血仇循環。貝珠錢在 Langalanga 及周邊社會中，承載了親屬連帶、儀式交換、轉化社會關係的重要角色。田野時 Fosala 老爺爺很明白的對我指出：「是 Langalanga 的貝珠錢讓人們能夠繁衍——沒有貝珠錢當聘禮怎麼結婚？又怎能生育下一代？」

已故的前總理 Bartholomew Ulufa'alu 先生指出，*tafuliae* 的中間是顏色最為紅豔的貝珠，代表生命的本質，黑色貝珠代表戰爭，白色則象喻和平。黑白交錯的設計反映了社會的真實情境，紛爭層出不窮。當貝珠錢在兩端收尾時，不用黑珠而僅以白色貝珠為端，代表一切終將以和平收場。紅色樹葉 / 布條綁在尾端，也象徵血仇的結束。*tafuliae* 由十串貝珠所組成，又稱為 *akwala'afu*，*akwala* 是數字「10」，而 *afu* 則是完成之意，象徵血仇的完畢與了結。貝珠錢的設計本身，即內嵌其特殊的儀式轉化力量，得以終止紛爭達致和平（請見圖1）。

（三）貨幣的角色

回到 APEX 社區發展協會的歷史敘述，貝珠錢的功能除了解決糾紛、終止血仇，尚且包括「便利交易的媒介」。貝珠錢在日常交易中的角色如何被當地人所認知？是否可以被稱之為「貨幣」？

關於貝珠錢的起源，除了前述的版本，聲稱其是由一名女子所引入的歷史敘事之外，在 Langalanga 也常聽到以下這個大家在說笑中流傳的故事：

12 常見於美拉尼西亞，亦可參見 Einzig (1948) 和 Belshaw (1950)。

從前有一個 Langalanga 人，他站在石頭上苦思自己究竟該從事什麼營生。突然間他發現周遭有貝殼，就把貝殼鑽洞、串成一串項鍊，然後拿給住在山邊的人看：「你看看，這串貝殼十分漂亮吧！那這樣，我把這串項鍊給你，你給我一些地瓜如何？」他於是藉此騙到了山邊人的地瓜，這也就是貝珠錢的由來。（Ephreme 口述；筆者 2005 年田野訪談紀錄）

這個玩笑在當地流傳甚廣，雖然故事性的成份較高，卻能從中一窺當地人如何看待貝珠錢的價值創造與交換關係：在交換中進行的是雙邊協商，從自身周遭的物品創造出多餘的邊際價值，並藉此說服他人與之交換。與歐洲人接觸初期的檔案紀錄和口述傳說在在顯示，Langalanga 人製作的貝珠錢可以小串為單位（稱為 *fura*，即指尖到手肘的距離），多半在地方市集中使用。進一步詢問之後則發現，Langalanga 人覺得自己生產的貝珠錢是交易媒介，可以轉手交易物品，但收受的山區居民則似乎有時將之當成「以物易物」的所得，取得的小串貝珠不再拿去交易日常物品，而是累積成串，作為日後聘禮或喪禮交換之用。¹³

從當代 Langalanga 人的觀點來看，貝珠錢是否是貨幣？筆者的 Langalanga 朋友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多餘，「貝珠錢和所羅門元一樣，都是錢啊！」從筆者蒐集的田野訪談來看，幾乎所有報導人都認為貝珠錢 (*bata*) 相對於國家貨幣而言，也是一種「錢」(money)。雖然貝珠錢可以用英語或洋津濱 (Solomon pijin) 稱之為 “shell money”，然而他們卻在日常語言上特意區分兩者——貝珠錢多半以當地語彙 *bata* 指涉，而所羅門元則用洋津濱中的 *seleni* (源自 “shilling”) 來稱呼。從語言上不區隔貝珠錢與所羅門元，將之皆視為 “money”，與日常使用時將之區隔為 *bata* 和 *seleni*，即可窺見 Langalanga 對於貝珠錢和國家貨幣概念關係的複雜糾葛。

當我詢及貝珠錢為何可以稱之為「錢」時，當地人給的答案多半很直接：「貝珠錢和所羅門元是十分相像的！」整理人們所列舉的原因，包括貝珠錢具有價值並可儲存價值 (value restoration)，可用於付款 (payment)；貝珠錢是

13 Kwaio 人很明顯的採取此模式。請見 Akin (1999)。

交易的媒介 (exchange medium); 貝珠錢具持久性 (durability), 易於攜帶流通 (transportability); 貝珠錢有數量的計算概念, 也可分割為較小的單位 (divisibility)。

當代 Langalanga 人多半以國家貨幣的概念作為參照點, 來理解詮釋貝珠錢, 他們認為貝珠錢與國家貨幣在功能和性質上十分類似。「我們就像中央銀行」、「Langalanga 是貝珠錢的鑄幣廠 (mint)」等說法, 也反映了人們借用國家貨幣金融的機制, 來詮釋 Langalanga 貝珠錢製作在國家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但 Langalanga 人同時也認知貝珠錢與國家貨幣的性質差異: 貝珠錢被視為擁有「內在先驗的道德價值」與「儀式轉化的靈力」, 具有吸引他人不遠千里而來、促進社會再生產和維繫和平團結的力量, 而國家貨幣只是經濟價值的代表 (亦即 credit value) 而已。

然而過去 Langalanga 人是否也將貝珠錢當成貨幣? 交易雙方對於貝珠錢的轉手, 所牽涉到的究竟是貨幣交易還是以物易物, 可能看法皆有所不同 (如 Humphrey & Hugh-Jones 1992), 透過現有的史料很難對此有所論斷, 田野時蒐集的口傳資料又受到當代對貨幣的看法所影響, 無法據以推斷一百多年前的概念, 甚且一百多年前 Langalanga 人的交換範疇是否存在「貨幣」和「非貨幣」的概念區分, 往往也不易還原重建。因此, 本文固然試圖從在地觀點 (native's point of view) 出發, 盡其可能貼近行動者在交易時如何看待「貨幣」的視角, 卻囿於史料的不足和限制, 很難明確斷定百年前 Langalanga 人的貨幣概念究竟為何; 所以筆者採取寬鬆的標準, 以「交易媒介物」和涉及日常交換 (而非儀式交換) 為主要研究焦點。以下筆者將重新梳理一百多年來所羅門地區的貨幣接觸史, 探究在不同時期交易雙方所採用的交易媒介物, 及其被拒絕 / 接受的過程為何, 藉此以探討貨幣的重要特質。

三、19 世紀後半的貨幣交會

本節將在區域的歷史脈絡下, 討論殖民時期所羅門群島的多重貨幣界面, 以及當地人和歐洲人在此界面中的動態協商。無論從口傳或民族誌的紀錄, 皆可推測在 19 世紀時, 所羅門群島內為多重貨幣並存的模式, 常見的貨幣除了

貝珠錢，還有狗牙、海豚牙、貝環等，這些物品的流通與接受也是變動不居的，會隨著人群流動和貿易關係而有所改變。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歐洲船隻頻繁進出所羅門群島時，航海者和貿易商是此區最常見的外來人士，他們為了補給以及貿易的需求，與當地島民進行交易，除了以物易物，也開始協商交易使用的貨幣。有些歐洲商人利用大洋洲傳統貨幣轉手賺取利差，例如狗牙和海豚牙齒等，獲益相當可觀（Bennett 1987: 54）。甚且有歐洲商人發現新幾內亞東南方 Louisiade 島群的 Sudest (Tagula) 島民偏好 Langalanga 人製作的貝珠錢，還特地從所羅門群島購入，帶去 Sudest 換取黃金（同上引：84, 425）。

歐洲貨幣流入此區域內部的過程相當緩慢，有段時間飽受當地居民的排斥。¹⁴透過文獻與口傳歷史的回溯，我們可以解讀殖民接觸初期，當地人如何在貨幣界面進行協商，以及彼此間的權力關係為何。早期文獻中有某些當地人對新引入的貨幣反應冷淡的紀錄，例如 Elton (1888) 記錄了一個椰乾工人的例子：

工資主要以煙草和斧頭支付，因為這些土著對金幣、銀幣的價值所知甚少，我知道有個土著從歐洲貿易商那裡拿到一枚英國金幣 (sovereign) 後，很快就把它用來向另一個貿易商換取大約只值一便士的火柴。(Elton 1888: 91)

歐洲貿易商又是如何看待這樣的貨幣交易關係？Robert W. Williamson 曾在此區域從事貿易，他指出：「我的金幣是大斧頭和大把刀，銀幣是小刀……捆成串的煙草和大大小小的珠子是銅板。」（Williamson 1914: 107）他認為當地人不知道這些東西在海外的相對價值，然而他對當地人提供的交易物品在該地的價值同樣無知。在雙方皆對交易是否等值無從確知的情況下，此類貿易往往只好透過雙邊的猜測來進行，不過在初期貿易的經驗中，當地人在協商過程中多數扮演主導性的角色，交易時是以當地人認可的物品（斧頭、刀、煙草等）作為媒介，此時歐洲商人甚少有引入西方貨幣的機會。

14 因為英國勢力較大，主要以英國貨幣（英鎊和先令）為主，但也有少數他國貨幣。關於此時期的墾殖園經濟與短期契約勞工經歷，請見 Guo (2007)。

19世紀後半在所羅門群島出現的不只是商人而已，還有招募勞工的船隻。他們若非透過拐騙或威脅，就是嘗試說服當地人到澳洲昆士蘭和斐濟的墾殖園工作。這些年輕人的契約多半為期三年（Moore 1985），自願前往者在上船前會協商工資；雖然有固定的英鎊價碼，但在協商時並非以英鎊計價，而是其他當地人認可的貨幣（煙草）或物資。有一陣子 Malaita 人對槍彈的需求極高，募工船長 Jock Cromar 就曾抱怨英國政府禁止給當地人槍彈，使其在募工時居於不利的位置。一個 Langalanga 仲介跟他說得很明白，德國和法國人都因提供槍彈而得以順利募集勞工，「Malaita 人太喜歡槍了，你沒法子用煙草募到工人」（Cromar 1935: 406）。

漂洋過海到了墾殖園開始其雇工生活之後，所面臨的貨幣經驗也因此截然不同。工資使用英鎊支付，約一年6鎊，這是許多移工接觸英國錢幣的開始。Moore 的史料研究顯示，許多 Malaita 人不信賴紙鈔而偏好硬幣，發薪日時工人可以選擇是否全數領取，或將部分薪資存在「銀行戶頭」；有些 Malaita 人不信賴銀行，就算將錢存進去的人，也執著於提領時非得是同一枚銅板不可。然而不少 Malaita 勞工在交易過程中漸漸理解英國貨幣的性質，Moore 分析他們在澳洲墾殖園工作時所拍攝的肖像照片，發現有人刻意安排每個口袋都露出紙鈔入鏡，這和 Malaita 人喜歡以 *tafuliae* 為飾品的情況十分類似（Moore 1985: ch.6）。鈔票和貝珠錢一樣，除了擁有經濟價值外，也是個人財富的象徵，可以作為展演之用的裝飾品。

墾殖工人雖有較多機會接觸歐洲貨幣，但歐洲貨幣在 Malaita 卻毫無經濟價值可言，因此工人們在返鄉前，都會在附近商店把工資換成一大箱物資，只攜帶少量歐洲貨幣返家。無論是訪談當地人，或從殖民文獻紀錄來看，契約勞工多半將工資換為鐵器、布匹（calico）、煙草（tobacco）或甚至槍枝彈藥（Bennett 1987: 42-44; Moore 1985: ch.6）。初時契約勞工帶英鎊回當地村落的數量極少，頂多將之當成紀念品看待。殖民貨幣的引進在 Langalanga 並不被視為重要事件，在多數人的記憶中如船過無痕。曾在殖民政府中擔任警察的老先生 Frank 描述道：

當 [Langalanga] 人們第一次看到 *seleni*（泛指歐洲貨幣）時非常訝異，和以前有的東西很不一樣。帶回 *seleni* 的人解釋說明其用途就和貝珠錢一

樣——可以用來買東西，例如布匹（*kaleko* [calico]）和煙草，但其他人卻不相信，「這東西怎麼可能和貝珠錢等同啊？你說謊啦。」英國錢幣一開始在 Langalanga 不被使用，它比較像紀念品，有些人把錢幣拿來當裝飾，因為亮亮的很好看……然而不可以在中間鑽洞喔，那會觸犯英國政府。

後來，越來越多人從墾殖園回來，他們說那是白人的錢〔*seleni*〕，於是人們才開始瞭解。

此時最常用以作為雙方交易的貨幣，並非白人的 *seleni* 也非貝珠錢，而是煙草。許多 Langalanga 老人對早期的西方貨幣印象模糊，倒是津津樂道於煙草曾被當成計算價值的基準之一，除了用於交易日用貨物，¹⁵ 還包括土地的轉手他賣，許多 Langalanga 人仍記得天主教會在 1910 年左右，以煙草為貨幣購買教會總部的土地。也有文獻指出當時英國貨幣無法在當地流通，只好以煙草作為交易時所使用的貨幣，例如 Ann Stevenson (1998: 26) 引述 Charles. E. Fox 的說法，指出「(此地) 不用英國錢而用煙草捲——多年來 26 捲價格為 1 鎊 10 先令，即使在 1900 年後，當地人一週工資仍以 2 捲來計算。」

歷史學家 Judith Bennett 曾整理 1870-1900 年代以煙草來交易椰乾的兌換方式與價格，以及煙草與其他交易媒介物（例如火柴、煙斗等）之間的利潤差異 (Bennett 1987: 53-58)。在 1870 年代末，商人在所羅門群島可以用 1 捲煙草收購 10 顆椰乾，此時大約每噸椰乾的利潤有 4 鎊之多。但到了 1886 年，貿易商的數量增加，島民往往透過比價和競價的過程，為自己尋求更高的獲益，因此，同樣是 1 捲煙草，貿易商此時只能購得 7-8 顆椰乾，每噸獲得的利潤轉薄，約賺 2.1-3 鎊。

然而煙草並未全面取代貝珠錢的地位，Langalanga 人與其他島民之間的貿易，仍舊偏好以傳統貨幣為主。筆者在訪談中發現，不少老人家記得他們小時候長途航行至 Nggela 等地貿易，帶回豬、椰子和 *romu*（紅色貝殼），或是和 Malaita 島山區的 Kwara'ae 人貿易，換取大批農作物作為宴會之用，他們當時

15 不過他們對煙草和貨物的價格如何計價換算，其印象早已因為年代久遠而模糊。

都是以貝珠錢作為交易媒介，計算價格時也以約1,000或1,500個根莖農作物 *pana* 等同一串 *tafuliae*、一頭豬等同一串或兩串 *tafuliae* 等方式計算。人類學者 Ian Hogbin 在1930年代也曾目睹 Langalanga 人到 Guadalcanal 進行貿易，以貝珠錢作為交易媒介的經濟活動 (Hogbin 1964: 47-50)。

從上述幾個例子來看，從19世紀後半到1920年左右的這段時期當中，大多數的當地人不認可西方貨幣為「貨幣」，而選擇用「以物易物」或其他的交易媒介（如煙草）和歐洲人打交道，島民間的貿易則依舊使用彼此熟悉的貝珠錢。一開始或許因為歐洲金屬／紙鈔貨幣在當地沒有被認知的價值（無論是商品價值，或文化意義），而被拒絕用來作為交易使用的貨幣。然而在接觸過程中，人們很快就認知到歐洲貨幣在歐洲商人的世界中，具有被公開肯認的價值，也被歐洲商人廣泛接受作為交易媒介物，它是「白人的錢」。Frank 說明在英國錢上鑽洞會觸犯英國政府的法律，更顯示除了經濟範疇之外，他們同時也認知到英國貨幣與英國國家力量之間的連結關係。即便如此，在貿易協商過程中，島民站在供給物資和勞力的一方，仍舊要求採用新的交易媒介——既非傳統貝珠錢亦非歐洲貨幣，而是煙草或鐵器等物。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日常經濟的動態實踐過程中，交易雙方如何在全新的多重貨幣界面中，經由來回協商和彼此斡旋，確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貨幣」。

但就長程而言，歐洲人多少認為無法全然掌控貿易所使用的貨幣，讓他們未能擁有足夠的經濟主導權，因此開始採取不同的策略，一些大貿易商自1920年代開始執行僅以英鎊交易的原則 (Bennett 1987: 213)。¹⁶ 歐洲貨幣逐漸被採用作為所羅門群島交換和交易的主要媒介，除了商人之外，殖民政府對此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此一時期貨幣界面的協商中，雙方的權力關係開始有了全新的轉變。

16 例如 Tolai 地區地方貨幣 *tambu* 能否被接受為交易媒介，歐洲人與島民的看法不同，這也反映了雙方認為掌握貨幣主導權者較能掌握貿易主導權的看法。見 Epstein (1968) 和 Salisbury (1970)。

四、殖民時期所羅門群島的多重貨幣界面

當英國正式將所羅門群島納入殖民版圖，並於 1893 年成立 British Solomon Islands Protectorate (BSIP) 後，英國貨幣在民間的接受度日益增高。¹⁷ 其後政府施行人頭稅 (head tax, 1921-23) 並限制只能使用英國貨幣，則是強力引入帝國貨幣的政策措施。儘管地方反彈激烈，¹⁸ 殖民政府卻只願意降低部分區域的稅金，仍舊堅持收稅且限用英國貨幣。¹⁹ 多數 Langalanga 人往往將之視為其祖先開始使用白人貨幣的原因，許多老人家對交稅的記憶十分深刻，例如超過 90 歲的 Anistolo 老先生，即詳細描述在 20 世紀初期，他陪同父親或祖父到收稅站繳稅，面對面接觸殖民官員——包括後來因推行稅制而被暗殺的 W. R. Bell——的經驗。此外，當地人也開使用英鎊繳納法院罰款、學費和購買進口貨品。

就前一時期的貨幣界面而言，在地方上流通的英國貨幣數量不多，主要是以煙草作為主要的雙邊貨幣；而島民間的貿易，也仍偏好自己原先所慣於使用的交易媒介，極少用貝珠錢來兌換英國貨幣。當地人若要取得繳稅用的現金，就得當契約勞工、與歐洲人貿易、或到歐洲家庭幫傭才行。於是透過「只收英鎊」做為人頭稅與罰金的方式，殖民政府劃定一個行政力可及的勢力範圍，是地方貨幣所無法穿透流通的，此一政策為官方貨幣創造全新且具強制性的流通

17 Bennett (1987: 54) 指出，在 20 世紀初，開始有島民要求以現金支付勞力與貨品。

18 收稅一直是地方殖民官員的惡夢，從 Malaita 島多年的 Annual Report 可見，而地方勢力反彈的高峰，則是 1927 年 Kwaio 人暗殺殖民官員 Bell 的事件 (Keesing 1992)。

19 根據 1893 年的 Pacific Order in Council, Section 142: 'Sum of money, fines, forfeitures, penalties, or fees payable under this order shall be calculated and paid in English money, or,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court, in its equivalent in local currency or produce, or bills of exchange approved by the court' Western Pacific: BSIP 1935-6/Currency. CO 323/1313/12 National Archives, Kew, UK. 雖然表面上看似在法律上保留使用地方貨幣的空間，然其合法性則端視殖民地的法院（亦即殖民官員）政策而定，在所羅門群島主要採限縮當地貨幣應用性的策略。

範圍，有效的透過官方貨幣為手段，將當地人納入殖民經濟之中。這是殖民時期透過貨幣的控制，來支持帝國經濟擴張的另一個明顯案例。²⁰

與此同時，島民越來越仰賴外來的物資，整個社會的物質需求改變了，島民從提供主要補給物資、貿易貨物和勞力的生產者，逐漸轉為購買進口貨品的消費者。例如一名募工船員的紀錄顯示，1913年在'Aoke市場中，有島民不斷想用一鎊英幣購買一盒子彈（Herr & Rood 1978）。從殖民官員的年度報告來看，英鎊在1930年代已經廣為當地人所接受，許多Langalanga報導人也都記得如何以英鎊換算當時的物價與工資，尤其是進口物資——包括布匹、火柴、米等日用品。在殖民的政策和經濟的轉型之下，我們可以看到貨幣界面的改變——何者被接納為「貨幣」，以及在流通與價值的協商過程中，和接觸前期的權力關係截然不同。在日常生活中，當取得外來物資時，以西方貨幣作為主要支付方式，西方貨幣在彼此交易協商時轉居上風，英國貨幣逐漸成為民間交易時的重要媒介。

由於地理位置接近Malaita島的行政中心'Aoke，加上Langalanga人迅速適應新情勢的策略，20世紀初期起的數十年間，不少Langalanga人在殖民政府和大型墾植或運輸公司任職，除擔任底層勞力，也有部分地方領袖透過殖民中介的管道崛起，成為地方的頭人（big man），使Langalanga人相對於山區居民，有更多管道得以接觸英國貨幣。²¹但是，飽受西方市場經濟衝擊，因此被英國貨幣漸次終結的，似乎是煙草等「短時貨幣」，²²Langalanga人並未放棄傳統的貝珠錢，它仍繼續在民間交易與聘禮等儀式範疇流通無阻。

20 Polanyi (1944) 很早就指出大英帝國如何透過金本位制，來支撐其帝國擴張與殖民利益，Chris A. Gregory 在1997年的研究 *Savage Money* 中，也強調大英帝國政權和利益的維繫，與政治上定義的標準（金）是息息相關的。而在殖民歷史中，貨幣也往往成為重要的殖民手段（Guyer 1995），並伴隨市場經濟的強勢進駐，對殖民地造成全面性的影響。例如不少研究者提及在非洲，地方貨幣之一的子母貝幣（cowry）貶值，除貿易商過度供給，也可能與大英帝國以政治手段干預且將其貶值有關（Gregory 1997）。帝國後來選擇性的處理地方貨幣——在設立國家貨幣、將其他貨幣「去貨幣化」（demonetize）時，選擇忽略貝幣，完全不予兌現（redeem）（Ofonagoro 1979），而只選擇兌現流傳最廣的金屬幣 manillas（其實也多半產自歐洲）（Guyer 2004: 11-12）。

21 關於此時期Langalanga人參與殖民經濟、擴大貿易網絡的研究，參見筆者（2007）。

22 煙草被視為交易所使用的貨幣，在此區域約莫只有幾十年的時間，而且因其無法持久保存並往往隨後就被消費使用，筆者將之稱為「短時貨幣」。

英國的殖民政策傾向為傳統慣習保留生存的空間，除了官方控制的稅金、罰金嚴格限用英鎊之外，官員們也同時主張「傳統範疇」應盡量不受歐洲貨幣干擾。教會的意見則與政府相左，傳教士曾一度推行廢除聘禮的作法，但後來不得被迫妥協，改成柔性施壓政策，希望能對聘禮的數量有所規範；殖民官員也同意過高和過於昂貴的聘禮負擔，會延遲年輕人的結婚年齡，有可能會造成社會問題。因此，過往與此有關的討論，多半集中在如何約制聘禮數量，而非管制貝珠錢，使其不得被用於聘禮等傳統範疇。²³然而英國貨幣還是在強勢的市場經濟進駐與殖民政策的施壓下，逐漸滲透進入「傳統領域」。1930年的Malaita區年度報告中，殖民官員寫道：

快到年底時更讓人注意到，土著之間也逐漸傾向偏好白人的錢，而非他們的地方貨幣。尤其是用於支付結婚嫁妝（*sic*，聘禮）或違反禁忌的傳統罰款（*fa'abu*），這些直到最近都一直只用土著貨幣。（Malaita Annual Report 1930）

相對於德國和日本的殖民措施，英國的政策較為溫和（Foster 1998）；Langalanga貝珠錢受惠於此政策，在民間交易繼續保有流通的空間。例如故Buloli記得他的父親擅長製造獨木舟，在1930-40年代還是以貝珠錢來計價，一艘小船可賣得6串紅色*romu*和一串*isa galia*，大艘的售價則為一串未打磨的*tafuliae*和一串*isa galia*。1943年的Malaita年度報告也提及：「Langalanga人以貝珠錢來購買豬。食物的價格固定以土著貨幣來計算」。1955-56年的所羅門雙年報告則提及「小串（貝珠錢）仍舊在某些地區當成一般貨幣使用」。²⁴從殖民檔案來看，一直到1950年代為止，地方上的交易顯然還保留貝珠錢流通的空間，因此貝珠錢在地方上使用的頻率多寡，在此一時期中雖然有所擺盪，但大抵仍為當地居民所認同、使用與接受。

23 請見Malaita Annual Report 1938, 1944, 1949 & 1950. WPHC 16 II F.101/8/15 1955 Advisory Council meeting minute。

24 British Solomon Islands Report for the Years 1954-56:30.

1920至1930年代之後，貝珠錢與英鎊的雙邊兌換情形顯然有所增加，彼此開始形成兌換比率的關係。有不少老人家也會在訪談中，主動提及當時何種貝珠錢等於多少英鎊，而殖民的年度報告也有時會論及兩者間的價值變動。²⁵例如1934年的Malaita報告提及一串*tafuliae*等於5鎊、1936年的報告提及「貝珠錢有固定的兌換率(exchange rate)，*tafuliae*依據其成色新舊(flushing)和顏色，約值(worth)3.10到2.10英鎊」，而1946年則為4英鎊。1955年的Malaita報告指出，「土著貨幣直接轉賣為歐洲貨幣越來越常見」；然而同時期所羅門的雙年度報告(1955-56)則指出，*tafuliae*價值大約5-6澳幣，「但很少賣來換成一般錢」。²⁶

後來澳洲漸次成為該區最大的商業勢力，澳幣逐漸取代英鎊，成為最常使用的貨幣，²⁷直到所羅門群島獨立為止。工資的計算也轉換成澳幣，許多人對此印象深刻，例如Fosala老爺爺回憶在1970年代左右，一天的工資大約是5分錢，一個禮拜累積約25-30分，所以月薪大約為1塊錢上下。從文獻紀錄和口述回憶，都可見到此一時期的交易，經常採取多重貨幣混同使用的模式。例如Talakali附近的土地，是一位名為Frank的big man在1929年以3串貝珠錢、200顆海豚牙以及一箱煙草購得，其子在1954年追加200鎊擴大其邊界範圍。²⁸這種混合使用多種貨幣的模式持續多時，例如1955年的年度報告中，有Langalanga人建造cutter boat出售的報導，買方的訂金(100鎊)即以貝珠錢、豬、食物和現金的混合形式支付，²⁹可見當時地方處於多重貨幣混雜共存的社會——包括貝珠錢、海豚牙(另一種常見的地方貨幣)、短時貨幣(煙草)、英鎊和澳幣時常混搭並用。此外，二戰時期美軍進駐，大量聘用搬運工人，美元

25 E.g., BSIP 27/ VI/ Malaita Annual Report 1936, 1938, 1944, 1946, 1949, 1950.

26 British Solomon Islands Report for the Years 1954-56:30.

27 在High Commissioner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M. Fletcher與Commonwealth Treasury, Canberra (R. H. Casey) 以及 Downing St. Dgd. P. Cunliffe-Lister的信件往來中討論貨幣政策，改採sterling和澳幣均為官方貨幣(legal tender)，日常交易則以澳幣為主的立法。Western Pacific: BSIP 1934/ Currency. CO 323/1251/13 National Archives, Kew, UK。

28 Fosala在1977年的土地法庭證詞，LC/MD/75。

29 建造成本預估為600鎊，售價1,000鎊，訂金為100鎊，但非全數以現金支付。BSIP 27/ VI/ Malaita Annual Report 1955。

也因此同時進入當地的貨幣流通圈。戰後幾年，地方上仍有一定數量的美元，十幾年之後才不再流通。³⁰

Ofonagoro (1979) 指出西非早已在 18 世紀，就出現以多重外幣作為交易媒介的現象，因此也必須面對貨幣兌換的問題。在殖民接觸的起始，雙方不同的貨幣系統未必非要採取以物易物 (barter) 的形式 (Thomas 1991)，有時反而創造出一套虛擬的計算單位，來便利雙方的買賣行為 (同上引：637)。因此，不同貨幣的接觸未必得透過直接轉換 (direct convertibility)，也不一定非要採取「以物易物」的形式，轉而衍生出許多不同的作法和可能。在大洋洲的例子中，我們看到不同貨幣 (煙草等) 的出現，這代表當地人較為關心的是貨幣「使用價值」(use value) 的物質性基礎，而非其抽象的共量性和持久性 (Maurer 2006: 21)。在貨幣界面中，交易各方對於何者是「貨幣」的看法不同，各自協商取得自己認可的合理利益。島民承認煙草等短時貨幣作為交易媒介，覺得自己可以因此獲得想要的物資；而歐洲人有時也會遇到如前述「以金幣換火柴」的案例，他們也覺得十分划算。上節提及教會以幾盒煙草購買土地，若以 Langalanga 現今的土地價格而言，土地以這麼「便宜」的價格轉手取得，顯然有詐騙嫌疑，這也是不少人對此案例所作的評論；然而當時參與交易的 Langanlanga 人，他們對煙草價值的估量卻未必如此廉價。此外，他們也不固著於特定的交易媒介物，而允許多種貨幣同時共存，形成更為多重的貨幣界面，西非即是典型的例子。Guyer (2004) 指出西非人常採取多重貨幣的轉換 (例如 A 轉到 B 再轉到 C 等)，而非西方標準化的單一共量計算，因為貿易商往往可以藉由貨幣的兌換，操弄數字和度量衡系統因而獲利 (同上引：58)。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 20 世紀上半在 Langalanga 地區，會出現多重貨幣操作的現象：同時採取多種貨幣是各方協商的結果，提供雙方一個交易時的安全閥，也讓雙方都擁有獲益較多的想像空間。

從上述兩節中，我們看到交易雙方如何基於自身的文化意義、商業利益和權力關係，透過協商來決定使用何種貨幣，且此種貨幣界面的協商，在殖民時期的不同階段皆有其動態歷程的發展與變化。煙草在交易初期被雙方所接受，

30 British Solomon Islands Report for the Years 1957-58, 1959-60, 1961-62.

得以進入「貨幣化」的過程，但是因為sterling（英國貨幣）的貨幣化，煙草隨即被取代而導致「去貨幣化」。英鎊（以及後來的澳幣）一方面透過稅收等殖民國家的政治手段，確立其官方合法貨幣的地位，同時也透過越來越多外來物資的貿易進駐，逐漸滲透至日常交易之中，甚至也進入部分儀式性交換的範疇。貝珠錢甚少被歐洲人直接拿來作為雙邊貿易的媒介，但在當地的日常交易活動，尤其是和地方生產物（如獨木舟、農產品）或土地有關的買賣，在在可以發現貝珠錢持續被視為交易的媒介，至少是交易媒介的一部分。然而，隨著外來貨物的交易在經濟生活中所佔的比重日益增加，西式貨幣被接受的程度越來越高，貝珠錢已有日漸被取代之勢。到了殖民末期，除了聘禮等儀式性範疇，西式貨幣在Langalanga以外的社會已大部分取代貝珠錢的功能；即使在Langalanga內部，貝珠錢在日常交易使用的頻率相對較高，但顯然也有逐漸下滑的趨勢，從多元貨幣的混雜並用，慢慢轉為以西式貨幣為主。貝珠錢經歷了「去貨幣化」的過程：在Langalanga內部雖然仍認可貝珠錢做為可資交易流通的貨幣，但在其他地方，貝珠錢已經全然被「去貨幣化」了。

五、國家貨幣與貝珠錢的界面

所羅門群島宣布獨立（1978/7/7）的幾個月後，隨即發行自己的國家貨幣「所羅門元」（Solomon dollar），用以取代澳幣。³¹從殖民貨幣到所羅門元，超過百年的西式貨幣經驗並沒有讓貝珠錢因此銷聲匿跡，但它所扮演的角色，卻受外在環境與時勢的衝擊而持續轉變中。

（一）社會再生產範疇

貝珠錢在當代的所羅門群島，最常被使用於儀式場域之中，尤其是聘禮交換，由男方家屬匯集貝珠錢贈與女方，女方也以貝珠錢裝扮新娘作為回禮，筆者已在另文對此一現象加以描述（Guo 2004a）。聘禮以貝珠錢為主，但

31 Solomon Islands News Drum 134, 1977/9/23, p.8.



圖4 在 *Duuna* 儀式中現金與貝珠錢並用

也常包括現金，比較有趣的是，聘禮之外男女雙方家庭所牽涉到的交換——*duuna*——這是 Langalanga 特有的交換，從訂婚到聘禮交換日之前，女方親屬對男方親屬的協助與借貸，在儀式當中必須加倍奉還（*duua*, 動詞；名詞為 *duuna*）。今日 *duuna* 已經以現金為主要的交換媒介，例如男方先前受贈一條市價 15 元的魚，女方則必須回禮 30 元的 *duuna*。然而有時也出現用 *tafuliae* 來支付 *duuna* 的現象（圖4）。筆者在 1997、1998 和 2006 年紀錄的 *duuna* 中，分別出現以 7 串、4 串和 1 串 *tafuliae* 來代替現金的狀況，當時都曾引發現場參與者的興奮之情，儀式之後人們也仍對此津津樂道。在 2006 年的案例中，收到 *tafuliae* 的老爺爺告知，幾年前他曾給女方家人兩袋米和兩袋麵粉，那時候一包米才 50 塊，現在已經漲到一百多元了，所以種種支出加總之後，女方以時價約 600-800 元的貝珠錢 *duua* 還滿合理的。1997 年的例子中也有以 *tafuliae* 來 *duua* 多包米的例子，此外則是「多年來慷慨招待檳榔和飲料」、「協助照顧我的孩子」等親屬關係的情感表達。人們對男方以 *tafuliae* 來進行 *duuna* 印象深刻，其主因在於 *tafuliae* 被認為是較有價值的珍品，即便從市價觀點來看，其支出雖然表面上並未增加，但由於 Langalanga 人認為貝珠錢比所羅門元較有增值的空間，³² 因此以貝珠錢來支付 *duuna* 讓受禮方更為滿意。

32 背後牽涉到近年所羅門經濟欠佳，國家貨幣快速貶值，相對而言貝珠錢則較保值。詳細討論請見 Guo (即將出版)。

另外，貝珠錢也經常被用於和解賠償的場合，最明顯的例子是所羅門群島於1998年後發生族群衝突，在議和修好的過程中，除了現金之外，一定也要使用 *tafuliae* 作為賠償與謀和的象徵 (Moore 2004)。在村落層次亦然，例如在某件車禍致死的意外發生後，肇事者的家屬賠償兩位死者10串 *tafuliae*。1998年筆者居住的地方曾發生一件懸疑的落水死亡案例，引起死者與嫌犯雙方家族的緊張關係，復仇的傳言不斷，許多人因此深感驚惶不安。後來嫌犯的父親前往死者家裡謀和，他披掛了一串 *tafuliae* 穿越村子，以代表道歉求和的誠意。

(二) 日常生活的貨幣

某日我的房東爺爺 Rarasu，帶了兩串剛做好的 *tafuliae* 到幾公里外的 Kwara'ae 村莊 Namoroko，和他在那邊的貿易夥伴一起運回1,000顆左右的 *pana* (一種根莖類食物)。他解釋一串 *tafuliae* 可以買1,000顆 *pana*，因為去年已經拿了1,000顆，還沒有付錢，所以得付2串 *tafuliae* 才行。看著家裡堆滿了食物，我懷疑這麼多 *pana* 怎麼可能吃得完？他說明天村裡有個喪宴，得招待前來守靈、參加喪禮的賓客，他要拿一些幫忙喪家張羅食材。除此之外，這也是他的小生意，他常拿 *pana* 和一些婦女交易零散的貝珠，若加上他們夫婦自己製作的部分，只要加工磨平與編串，就能夠較快速的完成一串 *tafuliae*。有些人田裡收成欠佳，家裡臨時需要食物，願意以零散的貝珠作為交換，否則的話，由自己完成整串 *tafuliae*，當然可以賣得較高的價格。以貝珠錢購買山邊族群的大批農產品，在與歐洲人接觸前即是 Langalanga 人日常進行的交易行為，所得多半用於籌備宴會。在當代 Langalanga 社會，此種交易稍有轉化，Rarasu 以一串 *tafuliae* 購得的 *pana* 賣給村民，約可協助他交易換得兩串 *tafuliae* 所需的貝珠。

此種以貝珠錢作為交易媒介，以購買大批農作物的情況，是貝珠錢於日常經濟生活中的角色之一。平日捐獻給教會時，可選擇使用現金或農產品，也可以貝珠錢作為支付的方式，除此之外，則較少看到貝珠錢被當作日常貨幣使用。不過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有些人還是只好將零散的貝珠當成小額硬幣購買農產品，甚至以此到雜貨店買東西。Goto (1996: 10) 記錄了1990年代前

期，村中雜貨店以約0.2元的價格兌換30片貝珠；³³也有人以貝珠片來購買鄰居殺豬所賣出的豬肉。Goto認為傳統上Langalanga社會只接受以整串貝珠錢（如*tafuliae*）計價，將零散的貝珠錢作為小額現金使用，則是當代社會才出現的現象。不過此種說法不太正確，前述1955-56年的殖民年度報告就曾提及：「小串（貝珠錢）仍舊在某些地區被當成一般貨幣使用」。³⁴我的訪談記錄中，也顯示在殖民之前即有小額的貝珠交易，以*fura*（指尖到手肘的長度）計算，與檔案紀錄可謂不謀而合。

因此筆者認為較可能的情況，是原先在地方交易時Langalanga人以小串貝珠當成貨幣，之後數十年間，貝珠錢作為小額貨幣的功能被西式貨幣所取代，幾近面臨「去貨幣化」的命運。但是近年來，在Langalanga村落內出現以片數或「一個椰子殼的量」為單位，使用零散貝珠作為小額貨幣的模式，這是貝珠錢在當代的「再貨幣化」，即使其使用頻率仍不算很高。

不過Langalanga人對貝珠錢用於日常購物看法不一。有些人認為將貝珠片當成小額貨幣，是比較不理想的狀況。當筆者詢問如果他們依舊認可貝珠錢是「錢」，為何不像新幾內亞Tolai人的傳統貨幣*tambu*一樣，在雜貨店也允許其通行使用（Gewertz & Errington 1995）？除了成串價格較好的考量外，有些人認為零散的貝珠固然是錢，可以拿去買東西，但未免太可惜了！因為貝珠錢「比較有價值」，一般人不會將之拿去購買米、衣服、啤酒等日常消費品。人們認為貝珠錢可以保值，如果小孩要交學費，則可以將平日製作和儲存的貝珠串好，帶到首都去賣即可。

有些人則贊同貝珠錢在日常生活的全面使用，他們更尋求國家認可此種傳統的貨幣。已故的前國會議員Ulufa'alu先生就曾在幾年前於國會質詢時倡議，貝珠錢是所羅門的傳統貨幣，也是受到全國人民所尊敬的貨幣，應該與所羅門元同時並行，受到國家立法保障，並承認其為法定貨幣（legal tender）。在筆者訪談時，他表示一方面要藉由使貝珠錢的材質、長度等標準化，讓貝珠錢更「符合」貨幣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成立貝珠錢銀行，使之能隨時儲存、領取、生息，並與國家貨幣一樣，得以在民間商店普遍流通使用。

33 店家購入後如同Rarasu一樣，可以集成串，賣得更高價格。

34 British Solomon Islands Report for the Years 1954-56: 30.

這樣的論述，在 Langalanga 民間自然也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例如常跑 Bougainville 做跨國貝珠錢貿易的 Harry 也說，雖然國會尚未通過立法，但應該要讓貝珠錢變成法定貨幣才行：

因為就像是紙鈔或硬幣一般，貝珠錢幾乎全國都認可，其價值也可保存；最好是可以直接拿到店裡買罐頭、餅乾等等。至少現在貝殼錢在村裡可以拿來繳交從河邊接水管進來的分攤費用，如果朝這個目標前進，對 Langalanga 的經濟應有所助益。

目前看來，貝珠錢要透過立法成為法定貨幣——至少是 Malaita 島的法定貨幣，還有一段相當漫長的路要走，其他族群日常生活幾乎已經不再使用貝珠錢，他們未必會贊同這樣的主張，因此，關於貝珠錢是否可以成為官方的法定貨幣，其後續發展仍有待觀察。

(三) 貝珠錢作為「貨幣」的概念轉化

無論是小片貝珠錢，在村落中小規模的被當作小額貨幣使用，或將貝珠錢納入法定貨幣的遠程目標，都是貝珠錢於當代社會「再貨幣化」的過程。在第二節中，筆者已經指出當代 Langalanga 人看待貝珠錢的「貨幣」角色時，是以國家貨幣作為參照的主軸，然而兩者間仍然有所差異。貝珠錢與國家貨幣雖然都是錢，但他們是不同的錢，此種雙重認定的兩面性，也展現在貝珠錢作為日常貨幣使用的情形中。

一方面是，許多人認為貝珠錢應該與國家貨幣無異，承載可用以付款、存款的經濟價值。貝珠錢可以作為小額或大額的貨幣使用，甚且在當代的國家經濟體制中，貝珠錢應該被官方認可為法定貨幣。在這樣的論述中，Langalanga 人企圖協商貝珠錢與國家貨幣間的關係，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與國家貨幣並行使用。

另一方面，也有 Langalanga 人強調貝珠錢與國家貨幣的差異。美拉尼西亞人類學針對此一課題，已經有許多深刻的洞見與分析 (Akin & Robbins 1999; Breton 2000; Toren 1989)，筆者也已提出初步的研究成果 (2006, 即將出版)，在此僅簡略摘要。貝珠錢被認為是經濟價值較高者，匯集成大串時可賣

得較好的價錢，平日也能保值對抗通膨。³⁵貝珠錢不若現金容易花費在日常消費品，而能儲存作為未來使用，尤其是投資在社會網絡的交換關係之上。

此外，貝珠錢也被認為具有較高的道德價值，可由以下三個面向來加以探究：

(1) 社會關係價值：所羅門元只是代幣，不具有創造社會關係的能力；反之，貝珠錢則如前述有特殊靈力，能促成再生產與達致和平。貝珠錢的擴散在許多 Langalanga 人的觀念裡，是他們族群勢力的延伸。另一個報導人則指出：「我們的貝珠錢現在全國皆可通行，這就好比我們控制了整個所羅門群島……因為（貝珠錢）被用來支付聘禮，然後女人隨後又生育小孩，因此貝珠錢和 Langalanga 的力量就存在他們的血液裡頭。」

(2) Langalanga 文化中重視人的行動，他們是貝珠錢的生產者，貝珠錢是辛苦以勞力和耐心一珠一串打造而成，是「難的」(*nana*)，因此更須珍惜。

(3) 貝珠錢作為參與國家政治與經濟的載體。當代 Langalanga 人在人口稀少且缺乏土地資源的情況下，繼續製作貝珠錢且擴大其流動範圍，不但可以主動參與國家經濟和政治的運作，在國家建構 (nation building) 的過程中，也可以透過地方貨幣成為積極的行動者。Ulufa'alu 先生指出，製作貝珠錢的原料需在不同島嶼透過貿易取得，製成的成品也流通於諸島之間，「因為是從各地而來，所有的人都尊重貝珠錢。」(*Tafuliae is from everywhere, so all people respect it.*) 透過貝珠錢，Langalanga 人得以將所羅門群島各地聯繫在一起；若從當代國家政治的角度來看，貝珠錢是促成全國團結的推手。這些貿易網絡讓他們的足跡遍布所羅門群島各地，而這些連結也具有特殊的象徵意涵，代表 Langalanga 人從各地取得材料與不同來源的力量，經過身體實踐轉化（製作貝珠錢），其貝珠錢的流通網也在區域內成為 Langalanga 力量的延伸。在論述中他們除了突顯 Langalanga 人自認居於經濟樞紐的重要性，透過貝珠錢在全國各地的流通，他們可以想像：「等於 Langalanga 人控制了整個國家」。製作貝珠錢的 Langalanga 人藉由「製造貨幣」的過程，在取得經濟利益外，也標示

35 關於 Langalanga 人如何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潮流及國家貨幣不斷貶值的現實情境中，試圖運用貝珠錢保障其經濟自主性，請見 Guo (即將出版)。

了自己在國家經濟體系中的能動性與主體性，進而維持且強化地方的族群與文化認同。

六、貨幣界面 (currency interface) 的動態過程

Roger Keesing (1980) 從經濟與生態適應的角度來看，認為貝珠錢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作為一種獨特的生計型態，使得 Langalanga 得以擺脫如山區族群對農耕的依賴，而以貿易 (trade)，甚至是長距離航海貿易作為核心生計。筆者同意此種營生方式，對小島環境具適應性，這或許是貝珠錢為何從中部 Langalanga 礁湖區開始流通，且終使礁湖南北兩區不同來源的人皆採納維生的主因。貝珠錢貿易的開拓性，除了使 Langalanga 與他族接觸頻仍，且因通婚或吸收新成員，形成組成分子十分複雜的狀況之外；另一方面，從貝珠錢的文化意義來看，Langalanga 人認為貝珠錢與其族群的形成密切相關，是其群體立基的根本，而貝珠錢更被認為具有特殊靈力——透過顏色、貝與生育力的象徵連結，及其編串形式——它不但能匯聚人群、促成社會的再生產，也具備建立且維繫社會關係網絡的功能。此外，貝珠錢也可以作為交易媒介，在區域貿易網絡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Nicholas Thomas (1991) 主張要打破一個迷思——大洋洲島民對歐洲人帶來的新奇物品有強烈需求，因此被歐洲人所「拐騙」。此類論述一來與事實不合——接觸初期反而是歐洲人對補給物資有高度需求，當地人未必那麼快產生對歐洲商人的依賴關係。此外，此類論述也忽視了當地人在交易過程中的能動性——當地人如何理解歐洲人帶來的外來物資，如何在原文化概念下予以分類和轉換，如何在交易過程中進行動態協商等。Langalanga 人早期與歐洲人交易的情況顯示，他們在交易媒介的選擇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與主體性，雙方才得以透過協商，決定採取煙草作為主要的交易媒介。

雖說如此，然而殖民時期英國貨幣的強勢進駐，除了透過政治施壓的手段，在當地人越來越仰賴外來進口貨物的狀況下，日常生活的一般交易也轉而以英國貨幣支付。在英國較少干涉傳統範疇的殖民政策下，貝珠錢在民間的交易得以不受管制，且在聘禮等場合使用，對殖民政府而言，貝珠錢的儀式轉化

功能，反而可以進一步穩定社會，平息爭端與衝突，反而有利於殖民統治。和殖民前期相較，貝珠錢漸次提高其在儀式場域中流通的比重，或許也是其意義得以轉化的主要因素——貝珠錢在日常交易以及在儀式場域中的意義，起了些許微妙的轉化，尤其是在儀式場域的功能性角色更為凸顯，也因此貝珠錢的靈力面向往往被當代的 Langalanga 人所再三強調。

在此一時期中，歐洲貨幣在所羅門群島被「貨幣化」，而煙草與貝珠錢則逐漸「去貨幣化」。當代 Langalanga 社會中，貝珠錢除了作為儀式之用，日常生活的流通已經不常使用作為交易媒介，因此貝珠錢在當代的情境中，是否已經進行角色轉換，成為儀式中獨有的珍品，而失卻其作為「貨幣」的功能？筆者認為貝珠錢的意義的確有所轉變，Langalanga 人看待貝珠錢為貨幣的概念，是參照國家貨幣的體系而來，但同時也區分兩者間的差異；地方上對於貝珠錢是否應該透過正式的官方立法予以「再貨幣化」，也往往抱持不同的看法。

人類學關於貨幣的研究，常集中在其「功能」、特質、和社會文化意涵等面向；筆者提出不同的觀點，主張從討論貨幣界面中人群的互動協商，以及其界面的動態實踐歷程，來理解與詮釋貨幣的概念與變遷。本文旨不在論辯貨幣是否具有內在的道德本質，或者為貨幣下一個全面性，且可同時含括前現代、現代和新自由主義金融體系的定義，而是希望指出一個新的認知視角。我們若理解貨幣在地方歷史中的結構性位置，與其在社會生活中的象徵意義，就必須先釐清其蘊含的界面性、動態性與協商性，才能對「鑲嵌其中的社會關係」與「行動者的主體能動性」有所理解。

透過研究一群地方貨幣的生產者，筆者的重點放在行動與過程——既可以探討行動者（Langalanga 人）如何理解「何謂貨幣」，以及他們如何看待不同貨幣；另方面從 Langalanga 人接觸多重貨幣的歷史經驗，提出處理貨幣課題的不同視角。我們在討論貨幣時，往往用「已經被當成貨幣」的事實來加以分析，筆者則主張我們要往前邁進一步，討論各方行動者為何將某些物品當成貨幣來使用。例如 Karl Marx 等人對貨幣共量性特質的討論，經常著重於貨幣所造成的後果，也就是已經被各方行動者接受為貨幣後的現象；但為何行動者願意接受貨幣的概念？願意以某物作為交易流通的貨幣？其作為貨幣的形式又是如何運作？是否有隨時而易的可能？這部分的討論則經常被視為不證自明的先驗事

實，而未進一步加以檢視。筆者認為某項物品被行動者當成「貨幣」，是經過動態協商的結果，也會不斷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有所變動更移。

此外，若從「單一貨幣」的角度來看待貨幣，難免會有盲點存在，這在涉及多重貨幣的空間時尤其明顯——無論是地方貨幣與國家貨幣的交疊，或者當代許多國家內部出現本國貨幣與外幣彼此競爭拮抗的場景，貨幣之間的界面也涉及行動者的彼此協商。因此，貨幣雖然有上述學者提及的常見功能性指標和內含的物質性，然而藉由分析 Langalanga 的案例，筆者發現從多重貨幣界面的角度來看，貨幣具有協商性、界面性與動態性三項特質，這些卻是以往討論貨幣理論的學者較少觸及的面向。本文從行動者的觀點，從過程取向（processual approach）的角度出發，來分析貨幣界面的動態變遷，對貨幣的理解和詮釋，應可提出更具前瞻性的新觀點。

Zelizer (1994) 著重行動者與社會文化面向對貨幣的影響，與本文的立場不謀而合。基本上，本文採取將貝珠錢視為貨幣的立場，除了人類學強調的在地觀點——當代 Langalanga 人認為貝珠錢是一種貨幣之外，在討論中特別著重於三項特質，總結如下：（1）界面性：貨幣為使用者之間認可的交易媒介物，而世界一直處於多重貨幣的狀態，不同貨幣之間必然會形成貨幣界面（currency interface），我們應從界面來定義貨幣，而非由「單一貨幣是否為貨幣」的狹隘觀點出發來思考貨幣。（2）協商性：貨幣未必要由政府或其他權威機構（institutionalized authority）發行，而是由各方基於文化和政治情境，在貨幣界面進行動態協商。例如 Saul (2004) 研究 20 世紀初西非的 Volta 地區居民（尤其是女性），她們曾拒絕法國殖民政府的貨幣取代傳統的子母貝幣（cowries），此即彰顯地方行動者參與協商，並且透過貨幣的選擇保有其經濟利益和主體性的最佳案例。（3）動態性：何者可被認可為貨幣（即「貨幣化」），與可能隨之而來的「去貨幣化」或「再貨幣化」，以及貨幣之間的轉換，皆是動態的過程。在 Langalanga 的例子中，我們看到煙草和西方貨幣的「貨幣化」、煙草和貝珠錢逐漸「去貨幣化」，以及貝珠錢「再貨幣化」的過程；我們看到界面的權力互動與協商關係，也看到當地人透過貨幣來實踐其在地主體性的嘗試。

透過本文列舉的幾個貨幣界面的討論，筆者主張「何謂貨幣」並非有其不證自明的先驗本質，而是實踐過程的動態協商。貨幣是各方行動者協商出來的交易媒介，貨幣的「選擇」牽涉到文化概念、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鬥爭與角力，

以及行動者的策略運用。在Langalanga的例子中，他們試圖在不同的貨幣界面中，透過自己生產的貝珠錢，於經濟與社會活動中保有一定的主體能動性。局限於「同時限概念框架」的傳統貨幣研究理論，終究是無法貼近當今社會事實的，我們需要將貨幣的概念歷史化，並透過行動者觀點來檢驗其在實踐層次的操作。因此，若我們回到本文起始的問題，試圖追問：Langalanga貝珠錢是否是「貨幣」？筆者認為沒有單一的答案。貝珠錢是否被行動者當成貨幣，必須放在特殊的歷史和文化脈絡中來予以檢視。

參考書目

Akin, David

- 1999 Cash and Shell Money in Kwaio, Solomon Islands. *In* Money and Modernity: State and Local Currencies in Melanesia. David Akin and Joel Robbins, eds. Pp. 131-150.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Akin, David, and Joel Robbins, eds.

- 1999 Money and Modernity: State and Local Currencies in Melanes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APEX

- 2003 Aoke Langalanga Honiara Shell Money & Other Related Products Community Project. Aoke Langalanga Constituency APEX Association. (unpublished)

Belshaw, Cyril S.

- 1950 Changes in Heirloom Jewellery in the Central Solomons. *Oceania* 20(3):169-184.

Bennett, Judith A.

- 1987 Wealth of the Solomons: A History of A Pacific Archipelago, 1800-197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Bloch, Maurice

- 1989 Symbolism of Money in Imerina. *In*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Jonathan Parry and Maurice Bloch, eds. Pp. 165-1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och, Maurice, and Jonathan Parry

- 1989 Introduction: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In*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Jonathan Parry and Maurice Bloch, eds. Pp. 1-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hannon, Paul
- 1955 Some Principles of Exchange and Investment among the Tiv.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7 (1): 60-70.
- 1959 The Impact of Money on an African Subsistence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 491-503.
- Breton, Stephane
- 2000 Social Body and Icon of the Person: A Symbolic Analysis of Shell Money among the Wodani, Western Highlands of Irian Jaya. *American Ethnologist* 26(3): 558-582.
- Connell, John
- 1977 The Bougainville Connection: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Context of Shell Money Production in Malaita. *Oceania* 48(2): 81-101.
- Cooper, Matthew
- 1971 Economic Context of Shell Money Production in Malaita. *Oceania* 41(4): 266-276.
- Cromar, John
- 1935 Jock of the Islands: Early Days in the South Seas the Adventures of John Cromar. London: Faber & Faber Limited.
- Dalton, George
- 1965 Primitive Mone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1): 44-65.
- Davenport, William
- 1962 Red-feather Money. *Scientific American* 206(3): 94-104.
- Dickinson, Joseph H. C.
- 1927 A Trader in the Savage Solomons: A Record of Romance and Adventure. London: H. F. G. Witherby.
- Dominguez, Virginia R.
- 1990 Representing Value and the Value of Representation: A Different Look at Money. *Cultural Anthropology* 5(1): 16-44.
- Einzig, Paul
- 1948 Primitive Money: In Its Ethnological, Histor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Press.
- Elton, Lieut. F.
- 1888 Notes on Natives of the Solomon Island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7: 90-99.

Epstein, T. Scarlett

- 1968 Capitalism, Primitive and Modern: Some Aspects of Tolai Economic Growth. Manchester,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Foster, Robert

- 1998 Your Money, Our Money, the Government's Money: Finance and Fetishism in Melanesia. *In* Border Fetishisms: Material Objects in Unstable Spaces. P. Spyer, ed. Pp. 60-90. New York: Routledge.

Gewertz, Deborah B, and Frederick K. Errington

- 1995 Dueling Currencies in East New Britain: The Constructions of Shell Money as National Cultural Property. *In* Occidentalism: Images of the West. James G. Carrier, ed. Pp. 161-19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ilbert, Emily, and Eric Helleiner, ed.

- 1999 Nation-States and Mone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National Currencies. London: Routledge.

Goto, Akira

- 1996 Shell Money Production in Langalanga, Malaita Province, Solomon Islands. SPC Traditional Marine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Information Bulletin 7: 6-11.

Graeber, David

- 1996 Beads and Money: Notes Toward a Theory of Wealth and Power. *American Ethnologist* 23(1): 4-24.

Gregory, Christopher. A.

- 1997 Savage Money: The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of Commodity Exchange.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

Guo, Pei-yi 郭佩宜

- 2004a 「比較」與人類學知識建構：以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聘禮交換儀式為例。臺灣人類學刊 2(2): 1-42。
- 2004b 展演「製作」：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的物觀與「貝珠錢製作」展演。博物館學季刊 18(2): 7-24。
- 2006 From Currency to Agency: Shell Money in Contemporary Langalanga, Solomon Islands. *Asia Pacific Forum* 31: 17-38.
- 2007 殖民、貿易與地方領導權：以一位所羅門群島 bigman 的崛起為例。發表於「2007 亞太研究中心成果發表」，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主辦，臺北南港，7月20日。

即將出版 跨國，跨貨幣：所羅門群島 Langalanga 人跨國貝珠錢貿易的歷史初探。刊於流轉跨界：跨國的臺灣，臺灣的跨國，王宏仁、郭佩宜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

- n.d. Money or Craft? : Materiality and Mobility of Langalanga Shell Valuables in Melanesia. *In* Art & History in the Solomon Islands: Collections, Owners, and Narratives.(under review)
- Guyer, Jane I.
 1995 Money Matters: Instability, Value and Social Payment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West African Communities.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2004 Marginal Gains: 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Atlanta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t, Keith
 1986 Heads or Tails: Two Sides of the Coin. *Man* (N.S.) 21(4): 637-656.
- Healey, Christopher J.
 1985 New Guinea Inland Trad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Capitalist Penetration. *Mankind* 15(2): 123-144.
- Herr, R. A., and E. A. Rood
 1978 A Solomons Sojourn: J. E. Philp's Log of the Makira 1912-1913. Hobart: Tasmanian Historical Research Association.
- Hogbin, Ian
 1964 A Guadalcanal Society: The Kaoka Speaker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 Hopkins, Arthur Innes
 1928 In the Isles of King Solomon: An Account of Twenty-Five Years Spent Amongst the Primitive Solomon Islanders.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Ltd.
- Hughes, Ian
 1979 Good Money and Bad: Inflation and Devaluation in the Colonial Process. *Mankind* 11(3): 308-318.
- Humphrey, Caroline, and Stephen Hugh-Jones
 1992 Introduction: Barter, Exchange and Value. *In* Barter, Exchange and Valu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Caroline Humphrey and Stephen Hugh-Jones, eds. Pp. 1-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vons, W. Stanley
 1875 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 Keesing, Roger M.
 1980 On Language and Early Austronesian Social Organiz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21(3): 415-419.
 1992 Custom and Confrontation: The Kwaio Struggle for Cultural Aut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mon, Alaina

- 1998 Your Eyes Are Green Like Dollars: Counterfeit Cash, National Substance, and Currency Apartheid in 1990s Russia. *Cultural Anthropology* 13(1): 22-55.

London, Charmian

- 1915 A Woman among the Headhunters. London: Mills & Boon.

Maurer, Bill

- 2006 The Anthropology of Mone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5: 12-36.

Miller, Daniel

- 1978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to Exchange Media: An Example from the Western Solomon. *Mankind* 11: 288-295.

Moore, Clive

- 1985 Kanaka: A History of Melanesian Mackay. Port Moresby: Institute of Papua New Guinea Studies and University of Papua New Guinea Press.
- 2004 Happy Isles in Crisis: The Historical Causes for a Failing State in Solomon Islands, 1998-2004.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Norden, Hermann

- 1926 Byways of the Tropical Seas. London: H. F. & G. Witherby.

Ofonagoro, Walter I.

- 1979 From Traditional to British Currency in Southern Nigeria: Analysis of a Currency Revolution, 1880-1948.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3): 623-654.

Parry, J. and M. Bloch, eds.

- 1989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dersen, David

- 2002 The Storm We Call Dollars: Determining Value and Belief in EL Salvador and the United Stat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17 (3): 431-459.

Peebles, Gustav

- 2002 Money vs. Currency. *Anthropology Today* 18(1): 21-22.

Polanyi, Karl

-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Quiggin, A. Hingston

- 1949 A Survey of Primitive Money: The Beginning of Currency. London: Methuen & Co. Ltd.

Robbins, Joel, and David Akin

-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Melanesian Currencies: Agency, Identit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Money and Modernity: State and Local Currencies in Melanesia*. David Akin and Joel Robbins, eds. Pp. 1-40.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Rogers, Douglas

- 2005 Moonshine, Money, and the Politics of Liquidity in Rural Russia. *American Ethnologist* 32(1): 63-81.

Rukia, Alec

- 1980 Early Usages of Rockshelters and Caves in Solomon Islands: Nggela Pile, Central Islands Province. *O'O Journal of Solomon Islands Studies*: 26-47.

Salisbury, Richard

- 1970 Vunamami.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Şaul, Mahir

- 2004 Money in Colonial Transition: Cowries and Francs in West Afric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6(1): 71-84.

Scheffler, Harold W.

- 1965 Choiseul Island Social Structur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tevenson, Ann

- 1988 Solomon Islands. Honiara: Solomon Islands Tourist Authority.

Strathern, Andrew

- 1978 Tambu and Kina: 'Profit', Exploitation and Reciprocity in Two New Guinea Exchange Systems. *Mankind* 11(3): 253-264.

Thomas, Nicholas

- 1991 Entangled Objects: Exchange,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oren, Christina

- 1989 Drinking Cash: The Purification of Money Through Ceremonial Exchange in Fiji. *In*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Jonathan Parry and Maurice Bloch, eds. Pp. 142-1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ner, Annette B.

- 1992 Inalienable Possessions: The Paradox of Keeping-while-giv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iner, James F.

- 1988 The Heart of the Pearl Shell: The Mythological Dimension of Foi Soci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liamson, Robert W.

- 1914 The Ways of the South Sea Savage: A Record of Travel & Observation amongst the Savages of the Solomon Islands & Primitive Coast & Mountain Peoples of New Guinea.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Ltd.

Woodford, Charles M.

- 1889 Life in the Solomon Island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XXXV(4): 476-487.

- 1890 A Naturalist among the Head-Hunters: Being an Account of Three Visits to the Solomon Islands in the Years 1886, 1887, 1888. London: George Philip & Son.
- Zelizer, Viviana A.
- 1994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郭佩宜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15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langa@gate.sinica.edu.tw

Negotiating Currency: Dynamics of Currency Interfaces among the Langalanga, Solomon Islands

Pei-yi Guo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Langalanga people of the Solomon Islands have been making shell money (*bata*) and using it in regional trade. Shell money is an important mobile object in the Langalanga's daily lives, trad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has deep cultur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The Langanlaga have, for a long time, encountered multiple currencies, including various local currencies employed in regional trade, European currencies, short-term currencies (tobacco etc.), and national currencies. These currencies and shell money have formed several entangled interface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Langanlaga have understood and used multiple currenci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currency, and reconsiders what "currency" is. In contrast to the static functional definition of currency in the past, I argue that currency in practice is continually undergoing a dynamic negotiation process. I highlight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cy, which have rarely been studied before: that currency is negotiatory, interfacial and dynamic.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negotiation of currency interfa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monetization of European currencies and tobacco in the colonial era, and the processes of "demonetization" and "remonetization" that shell money underwent.

Keywords : currency, shell money, trade, Melanesia, Solomon Islands
